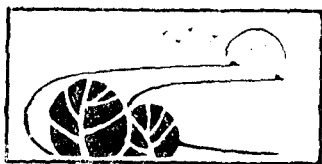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鼓浪屿帆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《石河子丛书》编辑委员会编

鼓 满 风 帆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鼓 满 风 帆 (报告文学集)
《石河子丛书》编辑委员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石河子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4.777印张 3插页 80千字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6·196 定价：0.56

前 言

秀丽的边陲新城石河子，人们又稔熟地称她“戈壁明珠”。

她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发最早、规模最大的重点垦区。序齿而论，她已过“而立”之期，有三十五年开垦建设的历史。她是改革图强的产物，是创造精神的成果。

今天，立志改革，锐意进取，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大趋势。我们编印这套《石河子丛书》，旨在回顾石河子的历史，描绘石河子的风貌，讴歌石河子的人物，赞美石河子的成就，展望石河子的未来。为全国向往石河子的人们进一步了解石河子，为垦区各族人民进一步挚情地热爱石河子，也为石河子的建设者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石河子，提供一套精美而翔实的读本。

这套丛书的体裁为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，先期编印五集。第一集为石河子风物记，以近三十篇优美的散文，把石河子的风土人情、物所

特产，生动而饶有趣味地介绍给读者。第二至四集为石河子人物记，分集介绍石河子一代代披荆斩棘、可敬可亲的人物，并使之珠联璧合，合成一组开拓者的群像。第五集为石河子礼赞，辑录全国诗人、各界人士和石河子诗人赞美石河子的诗歌精粹。

《鼓满风帆》是《石河子丛书》的第二集。

《石河子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一九八四年十月

目 录

将军的故事	安 静 (1)
唤起千年沉睡梦	刘丙正 (18)
创业将军	吴映堂 (29)
鼓满风帆	舒 怀 (40)
天山之子	丁 宁 (64)
绿色的星	若 谷 (108)
女部长	丰 收 笑 风 (130)
在准噶尔新的起跑线上	李 叶 者 邑 (149)

将 军 的 故 事

安 静

特殊的晚餐

金色的秋天。准噶尔原野美丽得象一个新娘：大地给她穿起了鲜艳的绣花衣裳。咧着嘴的玉米，猫着腰的稻谷，蓬着发的棉花，红着脸的高粱……都象出席婚礼的宾客一样，喜悠悠地在飒飒的秋风中摇摆欢舞。

这是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后垦区夺得的第一个丰收年。为这黄金季节抛洒了汗水的军垦战士们，这时更是充满着喜悦和自豪。将军在这样的時候来视察垦区，看望大家，这对于当年跟着将军艰苦创业的战士们来说，将是多么大的欢乐和光荣呵！

将军按照垦区管理处罗处长事先安排好的路线，参观完垦区几个最好的连队以后，回到了垦

区招待所里。这时天已接近黄昏了。几个小时的连续参观，将军已经十分疲惫，再加上他严重的胃病，真该让他好好地躺一会儿了。

于是，我拉好窗帘，准备离开他，看看食堂里晚饭做好了没有。我刚要出门，就听到将军的声音：“大目标！”（因为我个子大，目标大，远在战争年代，将军就给我送了这个绰号，在将军面前这就成了我终生的名字。）

我转身回到将军面前：“有事吗？首长。”

将军拍着肚皮：“肚皮闹暴动了，几点钟开饭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听不远处传来了清脆的钟声。

将军听到了钟声，象战士听到了号令一样，从床上翻起来问我：“是开饭钟吧，走！”说着穿上鞋子就要出门。

我连忙拦住他：“这是连队的钟声，这里还没开饭！”

“恰（吃）连队的饭会死人吗？走！”将军不容分说，径自朝门外走去。

我熟悉将军执拗的脾气，只好抢先领路。

循着钟声，我们来到园林队果树重围的大院里。那里的人们正纷纷走出宿舍，涌向食堂。我

准备找个连队干部打声招呼，谁知一转头，将军已经不见了。

连队干部得知将军来这里的消息，一阵手忙脚乱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他们正在慌慌张张到处找将军，却见将军和一个炊事员搭伴，抬着一筐煮熟了的金黄的包谷棒子，从伙房里走出来。一些不认识将军的人，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位“新来的炊事员”发愣；另一些认识将军的战士，神秘而惊奇地捅捅旁边的人，低声传着：“看，司令员！”

一阵低低的交头接耳的议论以后，院子里突然静得没有任何声息。大家都屏住吸呼，用一种好奇而崇敬的目光看着将军。

将军那前天刚剃过的光头和络腮胡子，泛青的发根和胡茬，已经参差不齐地从肉皮下窜出来。洗得发白的柞丝绸将军服上，渗出了斑斑点点的汗渍，慈祥的笑脸流露出对战士父母般的疼爱。战士们那甜蜜的神色，仿佛是在说：“他，哪象人们传说中的那位严厉的虎将啊！”

将军向大家扫视了一眼：“格（这）有啥好看的，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个老兵。来，开饭吧！”

说着把包谷棒子分发给了几个战士，然后自己拿起一个吃了起来。顷刻间，战士们的拘束解

除了，他们象孩子似地围拢在将军的周围，边吃边谈。将军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大家的哄笑。

管理处的罗处长正带着一些人寻找将军，听到院里一阵阵酣畅欢快的笑声，断定将军会在这里。于是，他急忙跑过来，见将军正在啃包谷棒子，上前拉住他的胳膊：

“司令员，小食堂准备了饭，已经好了！”

“司令员有什么高贵？我不是蒋委员长部下的司令，我是毛主席的老兵。你们准备了些啥好吃的？去，拿到这里来！”

这个决定可把罗处长难住了，他给我使了一个央求的眼色，让我说句话替他解围。不料，这个暗暗的小动作早被将军发现了：

“怎么，舍不得？你们这些人哪！……”说完，向跟来的领导干部们招了招手：

“你们这些师长、政治委员首长们，来，都来开饭！”

这些平时慢条斯理的干部，听了将军一声命令，都呼喇喇上前拿起包谷棒子大嚼起来。只有罗处长还处在窘迫之中。他拿起一个棒子放在手里，一粒一粒地剥着，文雅地把小小的包米粒儿放进嘴里。这个举动惹恼了将军，他倏地站起身来，把已经吃完了的一根包谷芯子狠狠扔在地

上，溅得地上的浮土扬起老高，差一点溅到罗处长脸上。将军带着讥讽的口吻说：

“你是林黛玉吗？怕沾掉嘴巴上的口红？莫怕，我给你从北京买几管好的来，吃完了再涂上。”

将军的话又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哄笑，使罗处长的脸上象涂了胭脂一样绯红。同来的几个领导干部害怕“刮”到自己头上，随之也大嚼大咽起来，象演员在舞台上做那种大幅度的夸张表演一样。

片刻间，处管理员领着几个服务人员，端着七大碟、八大碗的大菜来到了人群中间，将菜摆在中间空地上。

将军对这些特殊的大菜付之睥睨的神情：那仰着冠子的油淋鸡、披着青红丝的糖醋鱼、鲜嫩的肉片、橙红的变蛋……和这几筐沾着絮儿的包谷，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！

将军招招手，把小食堂炊事员叫到身边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你的手艺不错，首先要谢谢你为我用的这番苦心啊！连狗肉也给我做好了，这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炊事员不好意思地用围裙不停地拭着手，忸忸不语。这一点将军自然清楚，他转向罗处长：

“这一定是你亲自吩咐的吧？”

罗处长心情紧张地点点头。

“你记着我的爱好，想着我，这是同志之情，战友之谊，我诚心接受，而且，我向你敬个礼！”

将军说着举起右手，在没戴军帽的鬓角上敬了个军礼，弄得罗处长更不好意思了。

将军接着说：“可是你的战友不光我一个呀！”他指了指周围的战士和干部，“还有这么多人，你要想到他们。一个仗打胜了，我们这些指挥员只有一份功劳，战士们的功劳比我们要大，特别是那些让敌人子弹打死了的同志，他们的功劳就更大了。你怎么不多想想他们呢？今天丰收了，是他们的功劳。种粮食的吃包谷棒子，我这个客人就该吃这样好的大菜吗？看到眼前，我倒想起一件往事，恐怕你已经忘记了……”

将军说到这里烟瘾发了，他孩子似地向身旁的护士小廖恳求了一支香烟，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喷出一团烟雾，又用鼻孔深深嗅着，顽皮地向小廖皱了皱鼻子，故意夸张地说：“真香呵！”

接着讲了一九四二年南泥湾大生产取得丰收后的一件事：

“那个时候你在当连长吧！记得你请我到你们连去参加会餐，看秧歌。会餐的时候，我们那一桌上有一个小通信员去封锁线运东西没有回来，我们等了好久。最后你还给他留了一份菜，说他辛苦了，还把分给你的那一份酒也留给了他。听说后来那个小鬼一直没有回来。几年来，每次‘打牙祭’的时候，你都想念他，咽不下去……”

罗处长听了将军的这段回忆，有所感触地低下了头。将军的话象一团熊熊的火，烧得他周身血液顿时沸腾，他惭愧、内疚，而战士们却向他投去了崇敬的目光。

将军又吸了一口烟：“那个时候，我不是和今天一样，也是你的上司吗？你为什么没有想到为我做一桌特殊的饭呢？你在吃饭的时候还一直想着那个普普通通的小通信员呢！今天，你们陪着我吃大菜，我们的亲密战友就应该吃囫圇玉米吗？怎么就忘了他们呢？”

站在将军身边的几个干部一声不响，各自起劲地吃着棒子，将军看着他们的动作，便问道：

“好吃吗？”

“好吃。”有人回答。

“你们说好吃吗？”将军又问战士。

有几个战士回答：“好吃！”

将军眉头一皱：“见你的鬼吧！说假话。我还是爱吃这个鸡、这个鱼。假若玉米棒子比大菜、米饭好吃，我们共产党就不要革命了。你们说对吗？”

众人齐声回答：“对！”

将军看着战士们那一张张敦实憨厚的面孔，深沉地赞扬说：“我们的战士、群众好得很呵！吃苦没有怨言。可是，苦，要大家一齐来吃，一起艰苦，一起奋斗！斗到国家富起来，人人富起来。我们奋斗是为了要过好生活！你们这些首长们都来看一看，解放十几年了，还让我们的群众吃玉米棒子，住这种房子，这不光荣！”

罗处长深有感触地走到将军面前说：“我们的工作没做好，一定努力改变面貌。”

“首先要改变作风。”将军强调地说。

包米棒子吃完了，只留下了一大堆芯子在地上。可是，那十几个大菜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。

这时，从果园深处的幼儿园里传来了孩子们清脆的歌声：

肩并肩，手拉手，
我们是亲密的好朋友。

一二三，四五六，
唱着歌儿朝前走！

.....

歌声未落，保育员已经把孩子带到了将军跟前。孩子们齐声喊着：“将军爷爷好！将军爷爷好！”

将军笑咪咪地看着这群可爱的孩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啊，我把他们忘了！”忙向孩子们频频招手：“过来！过来！”

大胆的孩子向将军跑来。将军弯腰抱起两个最小的贴在脸上，用那又密又硬的胡茬在他们的脸上来回蹭了几下，那孩子被刺得直挤眼睛。那个胖乎乎的男孩，自卫地用两手推着将军的脸。不料，在将军脸上留下两只乌黑的手印，一直印到鼻梁上，观看的人们都暗暗发笑。

将军并未发觉，只管抱着孩子。他侧过身去征求罗处长和大师傅的意见：

“这桌大菜就请这些小客人吃，你们同意吗？”

这个提议得到所有人的拥护：“同意！”

孩子们听了将军的命令，一双双圆圆的眼睛都盯在菜上，有的把食指放在嘴边不敢上前。最后，还是那位保育员发出了一声命令，孩子们蜂

拥而上。将军蹲下去把鸡撕成了小块，分别递给他们。

将军直起腰来看着孩子们吃。我赶忙把随身带的小镜和毛巾递给了将军。他接过一照，这才发现印在脸上的那双乌黑的手印。他边擦边爽朗地笑着。孩子们也把鸡肉填进小嘴里拍起手来，远远近近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笑了。孩子们的笑声、战士们的笑声和将军的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冲破了寂静的黄昏。这水乳交融的笑声，不正是将军此时此刻的衷心话语吗？

月亮也被这笑声提前闹醒了，它从云隙中露出甜美的笑脸，仿佛在倾听这奔放而和谐的交响曲。

幸 福 花 圃

这几天，将军所走过的几个农场，处处呈现出与天斗、与地斗的战斗气氛。人们甩开膀子，挥洒汗水，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进行搏斗。只要你一走进这些农场，灼热的大干之风扑面而来，使你感到一种欢乐的苦斗精神。

我们今天所到的这个农场，却有点异样。进入场部幽雅、清静的院落，似有一种步入公园的感觉：几幢朝阳的房屋白墙绿顶，粉刷一新，在绿荫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幽静。笔直平坦的林荫道上立着几个有五彩图案的牌子：“五十公尺内不准停车。”“火车、拖拉机禁止通行。”再往前走，一道木栅栏横挡在中间，栏下只有人和小汽车可以通过。走过木栅栏，正中竖起一块黄漆木牌，两个红色箭头分指两边，一头指向“幸福花圃”，一头指向“跃进亭”。我想，这是城市，还是乡村？我迷惘了。看看那些木牌，我又想：农场的道路除了拖拉机、马车之外，到底还有多少远来的小汽车和闲散的游人来这里呢？将军虽经几十年戎马生涯，习惯了炮火硝烟和紧张的战斗气氛，但有时他对于那些巍峨的山峦，汨汨的流水，争妍的鲜花，百鸟的笑语，也十分酷爱和欣赏。比起那些山水画家也并不逊色。

我随将军在一个晴朗的上午来到了这个花园般的农场。

天空瓦蓝瓦蓝的，没有一丝云彩。秋日里柔和的阳光把它的温暖洒在将军身上。将军往日走进这样宜人的环境，总要爽朗地笑上几声，要不就是用风趣的语言逗得大家嬉笑不止。今天，他